

博古知今

考古遗址更有亲和力了

王珏

我国拥有59项世界遗产,其中包括40项世界文化遗产和4项文化自然双遗产。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、良渚古城遗址、殷墟、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到元上都遗址、土司遗址,从敦煌莫高窟、云冈石窟到丝绸之路、大运河,每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都是一座大博物馆,从不同侧面展示中华文明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的突出特征。

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由于可视性差、不易理解,在面向公众的展示传播中存在诸多挑战。为了让考古遗址更有亲和力,成为公众了解过去、认同现在、畅想未来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,近年来多个遗址地持续探索创新,涌现不少代表性案例。

考古遗址的展示单元是阐释文明的媒介,也是公众理解文明的入口,往往构成公众的“第一印象”。由于体量大、保护管理成本高、完整展示所有区域的难度较大,我国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大部分以原状展示为主。良渚古城遗址通过部分本体揭露展示、大部分的模拟展示以及种类多样的辅助设施,全面系统地向公众展示了良渚古城的价值。通过构建“遗址博物馆+遗址现场展示”的阐释系统,良渚博物院和3个遗址单元(良渚古城遗址、瑶山墓葬及祭祀遗址、老虎岭水坝遗址)构成了较为完整的“1+3”展示体系。借助环境打底、绿植标识、遗址揭露展示、模拟复原、3D打印、良渚古城教智体验馆、AR智能导览眼镜等多种手段,良渚古城遗址完整系统地展示了世界遗产的价值,提升考古遗址的亲和力和可看性。

许多遗址选择在主体周边或外国修建专门空间,以博物馆的形式进行展示。这类博物馆如同“世界遗产大博物馆”概念中的一件展品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将“打制石器”这一重要文化元素,融入博物馆建筑设计。展示商文明的殷墟博物馆以《诗经·商颂》为源,以绿野草台、鼎立大地、层叠深邃、青铜装裹为形,形成具有殷墟文化内涵和考古学意义的博物馆。建筑蕴含的设计语言,成为博物馆展示阐释内容的延伸。

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是传播知识、开展教育的重要场所。考古实物直观地展示人类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、铁器时代再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发展脉络,为我们提供关于自然、生命、人类的见解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,不仅

展示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,也反映了古人对宗教、艺术与哲学的深刻理解,让我们看到古人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美的追求和对精神世界的探索。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,通过对兵马俑的研究,我们可以了解秦朝的军事制度、社会结构和审美观念。先进的数字化手段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遗址的价值。目前,敦煌研究院各平台总浏览量超过10亿人次,访客覆盖120个国家和地区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通过虚拟形象“元元”、良渚古城遗址借助儿童科普绘本主人公“良良”,让遗址与受众建立更紧密的连接。

发挥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在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中的积极作用,我们应继续深化对遗址展示的研究和实践,不断创新展示方式,提升公众的参与度。只有这样,才能使考古遗址类世界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、绽放新光彩,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历史和考古知识的需求。(作者单位: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)

云梦简牍中的家国情怀

罗运兵 赵军



图为睡虎地77号墓出土的简牍局部。罗运兵供图

郑家湖274号墓出土的长文觚,记载了来自东方的谋士“蒯”游说秦王休兵止战的故事,其体例文风与《战国策》一致,纵横色彩鲜明。故事发生在魏无忌率五国之兵合纵抗秦取得较大战果之后,故事里的秦王“不答”“又不答”,谦和之余,体现了立志统一的坚定意志。专家认为,休兵止战的游说鲜明地反映了秦与东方六国鏖战之际的社会思潮,墓主撰写或抄写这份文本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厌战的倾向。

郑家湖257号墓的主人名为“谢”,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都是目前南方地区等级最高的秦墓。科技检测显示:墓主出生在北方旱作区,少年时期来到江汉平原,在这里成长,直至去世。墓主的年龄在45岁左右,随葬铜剑3把,其中短剑疤痕累累,他或是一名征战多年的将军。墓主下葬年代在秦代,他至少为秦统一六国征战了20年。有意思的是,他的剑匣内还出土了30多枚无字长筒,或许他曾想过记录那波澜壮阔的时代,但不知为何,终究搁笔。

睡虎地77号墓出土竹简2000余枚、木牍128枚,是目前云梦地区年代最早的典型汉墓,墓主人名为“越人”。700多枚竹简和“越人”写的《质日》,记录内容十分丰富,有一部分是私人事务,包含家人的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与礼尚往来。“质日”是秦至西汉时期流行的一种文献形式,类似今天的日志。简牍显示“越人”父亲去世当天,他还在今天的黄冈地区出差,匆匆赶回家办完丧事又马上返岗,可见其勤勉和敬业。从随葬的陶器鼎、盒、壶来看,墓葬的汉文化特征已非常明显,表明最迟在汉文帝末年,考古学上的文化大一统局面在云梦地区已经形成。“越人”或许见证了文景之治的开启。

湖北云梦,方寸之地,却保存了大量从战国至汉初的时代印迹。云梦考古出土的一枚枚秦汉简牍,记录了风云时代的真实面貌,里面有脉脉温情的家长里短,更有激荡飞扬的家国情怀,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容置疑的历史佐证。

(作者单位: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)

让文化遗产有尊严

单霁翔:

周飞亚



是规划师《博物馆之城》《万里走单骑》《非遗里的中国》《登场了!北京中轴线》《启航!大运河》……他参与录制的综艺节目接连播出,收获观众的好评。

启发源于2016年首播的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。原本只是想把修文物的故事讲出来,“觉得这种慢节奏”“让观众应该主要是中老年”,没想到“年轻人最喜欢,第二年,上万人报考故宫,想来修文物”。单霁翔由此看到了影视节目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巨大潜力,从此一发不可收。他不仅自己参加,还带动更多专家学者和文博单位走进综艺节目。大家的忙碌是有意义的,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关注。

“让文化遗产有尊严”,是单霁翔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“什么状态是有尊严呢?那一定是人们对遗产发自内心的热爱。”

文化遗产应该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,惠及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,而不是成为发展的“绊脚石”。“比如一个历史街区,若因为要保护它把它‘冻结’了,几年不修,古建筑就会变得破旧,老百姓一看,这破破烂烂的有碍观瞻,干吗还保护呢?就更想拆掉它了,是吧?这会陷入恶性循环。”这样的观念,如今深入人心,当年却远非共识。

过去注重保护古代的文物,忽视对现代文物的保护。但历史的链条不能断裂,因此,单霁翔和一些专家大力提倡保护20世纪建筑遗产。“有没有遗产价值,不在于时间长短,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。巴西利亚建城20多年就成了世界遗产,我国也有城市仅用40年时间就成为世界级的现代化大都市。这是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,也应该保护起来。”

过去人们更重视保护宏伟的宫殿、寺庙、纪念性建筑,不注重保护乡土建筑、传统民居等。“那些工业遗产、商业老字号,大家觉得太普通了,每个城市都有。但真正寄托人们乡愁的,恰恰是这些‘普通’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
他和众多专家学者的一次次呼吁,成为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大步前进的一个个鼓点。

我问单霁翔,还想“呼吁”些啥?他列出两件“大事”:

一是做好国家文化公园的传播。“长

江、黄河、大运河、长城、长征、五大国家文化公园,我希望每条线都走一走,拍一些节目、写一些书。”

二是拍一部片子,展示中国古代发明的科学价值。“社科院部门和文物部门承担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,‘指南针计划’等研究任务。如今,探源工程几乎家喻户晓,可‘指南针计划’也出了好多成果,知道的人却不多,太可惜了。”他说。

“指南针计划”是利用现代科技,对古代发明创造进行整理与研究,涉及农业、医学、水利、交通、材料与加工等多个领域的系列文化遗产。这些发明不仅仅是古代了不起,在如今的高科技领域依旧发挥着作用。

单霁翔一口气举出一长串例子——“比如蚕丝不仅用来做衣服,因为它是可降解的生物蛋白,今天还能用作手术缝线;陶瓷不仅仅是生活用品、工艺品,因其耐热耐腐蚀等性能,今天的空间站仍在使用;古代福船水密隔舱的原理,在今天的‘雪龙2’号破冰船上还能看到……”

“古人的智慧影响了世界,如今仍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发挥着作用。这些东西展示出来,多给中国人长志气!”说到兴奋处,单霁翔眼里放光。

“我的老师吴良镛先生曾提出‘融合的综合研究’,他认为搞建筑学不要光盯建筑,要扩大到城市、区域、人居环境。这对我的影响很大。”单霁翔说,他也想把自己一生中涉及各个领域“融贯”起来。

学的是建筑专业,做过城市规划,后来又进入文博单位,单霁翔说:“虽然我没做到‘择一业,终一生’,但这些经历,都能在文化遗产这个大的概念下联系起来,以综合性的视野,讲好中华文化的传承故事。”

单霁翔的声音和身影像跃动的音符,汇入磅礴壮美的时代交响。

图①:《登场了!北京中轴线》节目剧照。

图②: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电影海报。以上图片均为片方提供 制图:蔡华伟、张丹峰

激活沉睡的乡土遗产

方李莉



方李莉学术团队成员在三宝蓬美术馆布展。

方李莉供图

宋代开采陶瓷原料的古遗址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们进驻到村里,提出了忙时种地闲时考古的理念,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到村里创建工作室。大家发掘宋瓷之美,从传统瓷器艺术中汲取灵感,设计新中式陶瓷艺术产品。如今,进坑村开设民宿和饭店,为外地到景德镇学艺的学生和游客提供方便。村庄的产业结构、文化景观有了改观,还吸引了许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创业。

乡村空置的住房资源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、珍贵的文化遗产、传统的美学资源,吸引大量的艺术家、手工艺者和设计师到来。富含传统文化以及具有多样性发展可能的乡村,将成为人类思

考和创造未来的一块宝地。在以艺术激活遗产资源、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过程中,高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云南省鹤庆县新华村是一个白族村落,当地村民有修补器皿养家的传统。如今,数十所高校在这里设立教学实践基地,许多大学教师也成立了艺术工作室。每年寒暑假,各地来的高校师生在新华村接触、体验、学习金银器制作手工艺。后来,艺术院校的师生、毕业生陆续在此安家,成为新村民。大学生与工匠之间的良性互动,为新华村带来新的文化面貌,也激活了周边产业发展活力。新华村出产金属工艺品的销路,从过去的面向当地、面向旅游消费

传承之光

核心阅读

学的是建筑专业,做过城市规划,后来又进入文博单位,单霁翔说:“虽然我没做到‘择一业,终一生’,但这些经历,都能在文化遗产这个大的概念下联系起来,以综合性的视野,讲好中华文化的传承故事。”

爱穿布鞋,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“老单”,敦厚的外表下透出一股顽皮与幽默,这就是单霁翔。履历上的单霁翔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、中国文物学会原会长。从呼吁“让文化遗产有尊严”,到“用脚步丈量世界遗产”,再到倡导重视工业遗产、20世纪建筑遗产等当代遗产,这些年来,单霁翔的声音与他行走的脚步一样,响亮,有意义,引人注目。

从单霁翔走过的路,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,看到生机勃勃、欣欣向荣的文化风景。

今年7月底,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,成为中国的第五十九项世界遗产。喜讯传来,单霁翔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。

北京市委市政府对中轴线的保护起步很早。2000年,单霁翔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。彼时,北京正为申办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,每年都有大量的建设项目。当时最担心的,就是大规模当代建筑群侵入,会破坏故宫和中轴线的文化景观。

“在规划时,我们就把可能会产生大规模建筑群的项目,尽量都移到四环外,让高楼大厦远离老城,保住老城的天际线。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也在扩大,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,把中轴线的景观保护起来了。”每次提到中轴线,单霁翔都会提到这段“缘起”。

单霁翔曾提过一个方案:“故宫是中国的第一批申遗项目之一,当时没有经验,只申报了紫禁城。但太庙、社稷坛、端门、景山、皇史宬,等等,与故宫应该是一个整体。”单霁翔回忆说,“我们提出可以把这些遗产点作为故宫的扩展项目,或者进行中轴线的整体申遗。”尽管整体性保护难度很大,但最后,中轴线整体申遗方案得到批准。

10多年来,众多像单霁翔一样的文物工作者为中轴线不懈奔忙。如今中轴线申遗成功了,他们的脚步并没有停歇。以此为新起点,持续加大保护力度,做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大文章,任务还很重。

互联网和日渐便捷的交通物流网络,将原本分散的乡村与城市有机联系在一起。乡村正在成为沉浸式的“剧场”、田园式的“美术馆”、举办“村超”的“体育场”……文化根脉长出了新的枝叶。尤其是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学者、艺术家、设计师等投身广袤的乡村建设,探索出一条以文化创意激活乡土遗产、带动乡村发展的新路,具有借鉴意义。

艺术乡建成为一个热词。艺术家聚集在一起,不仅能够创作,还能建构一个地方的景观。那景观本身就成为一件巨大的艺术品,人们进入其中,接受当代艺术教育,并与艺术交融,促进乡村艺术和手工业复兴,最后形成艺术生活化的时代潮流。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乡间,探索艺术和乡村建设的结合点,促进乡村文化复兴,创造具有诗意的新空间。以创意产业引来“文创移民”和本地村民回归,传统村落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容器。

在乡建中,艺术家可能比较在意怎么给乡村带来艺术,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发现乡村之美,发现村民生活中的美学。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,就是这种生活美学主要的体现方式。农忙种田地,农闲做手艺。或许是由于这样的传统,各地乡村都有自己的手工艺。由于地方的地理环境气候和物产不一样,手工艺产品和技艺也各具特色。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。

景德镇进坑村距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,考古学家黄薇夫妇在村里发现了